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
第二十七回 甄小翠避妖來賈府 葉瓊蕤逃難入王園

王夫人問：「你家姑娘幾歲了？怎樣遇的妖？妖怪是怎麼樣的？」老媽說：「這位姑娘就是我乳大來的，今年才十二歲，生得長成標緻。誰知被妖怪看中了，自從上年冬天，忽然掩了房門，梳妝打扮了，就像和人講話，鬧了一晚，天曉才清白了。從此每日過了午後就作起怪來，徹夜才歇。若是有人進房去伴他，登時頭疼發熱，跑得快的，還留了性命，倘若或熬著疼要強在房裡，就心痛倒地，口吐鮮血，即時送命。我們悄悄在窗縫裡張他，並不見妖怪，只見姑娘的相兒難看得很，這聲音更聽不得。」淡如忙問：「怎樣的相兒？聲音怎樣的？」老媽道：

「小姐們跟前那裡講得的！」寶釵就喝了他一聲，說：「單只你多管閒事！」才不敢開口了。王夫人就吩咐家人們快去接了來，一面對李紈說：「安頓他在哪裡呢？」李紈說：「要近著小釵處才好拿妖，自然該在園裡。只是怡紅是不便住的，女孩子又不便同住。」寶釵道：「他嫂嫂尚且要避開，何況別人！」

我剛才起岸時瞧見一所小小的房屋，門前匾上寫著「紅蓼花香」四字的，到好住。」小釵接口道：「就在這旁邊，大家同去瞧瞧罷。」便步行出門來，不多遠，就到了。卻是三間正屋，三間後軒，還有些零碎小房。王夫人說：「儘夠了，省得住大景致的去處，空落落，越發招妖惹怪。」就走出門來打伙兒在門前的坐檻上坐下。靠著欄杆，正對著溪，溪灘上通是紅蓼花兒。

小釵道：「這叫蓼花灘，對岸通種的白蘋，就叫蘋花灘。」正在閒談，只見管家婆領了這位姑娘來，果然十二分俊麗，但只臉色黃黃的，帶著病容。和眾人都行了禮，坐下。王夫人問他「閨名叫什麼？對親沒有？」他回說：「乳名叫小翠。」底下就住了口。奶奶在旁代答道：「自幼對給白巡按家少爺，我家少爺就娶的白小姐。是嫡親兄妹換門親。老爺在日就聯的姻，還未過門呢。」坐了一回，就在這紅蓼花香的地方用了酒飯，安頓在東軒房住下。小釵道：「明兒我和眾姐妹搬了出來，園裡就熱鬧了。今兒翠姐姐獨自住下，恐防冷清，我晚上在聽秋軒過宿罷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很好。」替另又派了幾個壯健老媽、幾名粗夯丫頭伴著他。各人都回上房去了。

小釵笑嘻嘻的問小翠道：「姐姐，這妖怪長的怎麼樣？有多大年紀？恁般打扮？和你恩愛不恩愛？」小翠紅了臉，低著頭不作聲。小釵道：「你要我降妖，又不肯實說，這就辦不成了。」施媽在旁邊道：「要說不難，只是王爺別見笑。這妖怪穿鐵盔鐵甲的，黑臉孔，尖嘴大耳朵，渾身通生的硬毛。幹起事來，總要我家小姐百般哀求他，他才快快的完事。若不肯叫他、求他，他就鬧個不了，真要弄得死去活來呢。」小釵連忙拉著小翠的手，道：「他要怎麼樣叫，怎麼樣求，快說來我聽。」

施媽道：「將來如若來了，自然聽得見的，如今夜深了，王爺請出去罷。」小釵無奈，只得回到聽秋後軒去睡下，翻來覆去一夜不曾合眼。待到天明，忙忙過去問信，眾人說：「安靜得很，想是王園貴地，妖精不敢來纏了。」裡邊太太奶奶們也打發丫頭婆子來問，知道一夜平安，大家都放了心。

早飯後，眾姐妹通搬了出來，香菱也和淡如同住。園中添上幾百個人，十分熱鬧。小釵先去指點收拾怡紅院，完了又來替薛華調排瀟湘館。晌午過後，太太帶了兩位奶奶並少奶奶，出園來擺席大觀樓下。一則替小翠洗塵，二則替眾人，而大新居。又去請了岫煙、寶琴、紋、綺、湘雲來，打伙兒喝了多時的酒。正交起更時候，小翠忽然站起身，像是有人拉著的模樣，趕忙回房去了。他家跟來的婆子、丫頭們有些懂得，通跟著就走了。

沒一會，施媽來報導：「尋來了，尋來了，房門關上了。」

我們在窗外聽這妖怪說道：「妹妹好狠心，昨日我跟了你的轎子到府門口，正想要進門，只見兩個門神拿著刀槍來趕殺我。我飛忙的跑，漸漸將要近身，著了急，見路邊有個大糞窖，就跳下窖去，把糞亂撥。這門神當不得臭氣，掩著鼻子才退了回去。我害怕得很，躲在坑底下不敢出頭。誰知到五更天，有個人到坑上拉屎，把我腦袋上撒了許多糞，我著了惱，把頭在他臀上一頂，翻身落在窖裡。我便跳起來，渾身腌臢得受不得。剛好路旁有條河溝，我忙忙跳下河去細細洗刷，那兩隻耳朵裡的臭屎，不知扒出了多少！又聽見岸上有人說：「這水就通著賈府花園的。我就從水裡一路尋來，果見有石條柵欄，並沒門神看守。我鑽進柵來，見是個大花園。東尋西找，找你不著。才剛聽得豁拳談笑，內中有你的聲音。果然找著了你，累我吃了這個大虧，快快脫去衣服，狠狠的奉承我一回才罷，不然今晚定要擺弄你個死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那有這事？我不信。」便叫兩個媳婦「隨我去瞧瞧。」忙便上轎去了。小釵踱到樓外，待要召請神兵，又想：「這小事別去褻瀆天神，且先和這妖精戰他一陣，瞧他的本事何如，再作道理。」正在心中盤算，只見一個老媽子飛奔的來，口裡嚷道：「太太請二爺快去。」小釵忙便跑過去，只見太太、奶奶都坐在聽秋軒後門口，指著紅蓼花香，道：「作怪得很，你快去聽聽。」小釵忙趕過去，見老媽、丫頭們都呆呆的站在窗外聽。小釵用指頭把窗上紅紗撕去一塊，往裡一望，只見兩枝蠟燭，照得明明白白，小翠脫得赤條條一絲不掛，雪白的身子躺在炕上，兩條粉腿高高舉起，一對大紅繡花睡鞋長不及三寸。口中叫道：「好哥哥，親爺爺，開開恩饒了我罷！實在疼得受不住，再一會連小腸子也斃斷了。」小釵只一瞧，太陽裡的火都冒了出來。掉轉身趕出園來，叫太監把三殿上掛的御賜七星寶劍請下來。掣在手內，飛風的跑進來。

還聽見哀哀哭聲，在那裡哥哥心肝的求告。小釵走到門口，把腳一踢，房門倒了。正待進房，忽然一陣怪風，似乎有個人衝門出來。小釵忙把劍一揮，聽見一聲大叫，倒在地下。卻是一隻大野豬，攔腰劈做兩段，流了滿地的血。

小釵就進到房裡，小翠還是赤身躺著，見了小釵要去拉被蓋，沒有力氣。小釵道：「姐姐，辛苦了。我替你蓋罷。」就扯牀被替他蓋著身子。瞧瞧臉兒，竟像黃蠟一般。眼中含著淚，口裡還呼呼的喘氣。小釵布著他的嘴，說道：「姐姐放心，妖怪已經砍死了。」正待和他溫存調戲一回，聽見外面嚷道：

「太太、奶奶們都來瞧妖怪呢。」小釵慌忙迎將出去，見王夫人們通往後亂退，口中說道：「可怕，可怕，別瞧罷。」不多一會子，園中姐妹除了優、曼、舜華不來，餘人通趕來看豬精，遠遠站著，不敢近前。外面賈政、賈蘭都來瞧瞧，吩咐太監說：

「快把這孽畜抬了出去，瞧了害怕得很。」太監們答應一聲，就用繩槓抬出去了。

小釵送了賈政、賈蘭去後，就回王夫人道：「翠姐姐，這個地方住不得了。須要移到我內房去才好。不然野豬鬼來尋他報冤還了得嗎？」李紈說：「很是，但只是要恭恭敬敬的，別和他混鬧呢。」小釵應道：「不的，我是有名叫做實老實。」

岫煙笑道：「可知老實是假的。」王夫人就叫：「丫頭們，快去扶了翠姑娘到怡紅院去罷。」有個快嘴丫頭回說：「姑娘的下身受重傷，光著身躺在被窩裡，連被褥上通是腌臢濕透了，移不來的。」小釵說：「不用你管，我自會張羅。」他過去就跑進房來，把被連頭連腳和身一包，雙手捧了出門，一徑往怡紅院裡。放在炕上，先用麻油潛他下身搽上，搽些人參八寶散，用輕絹包好。又濃煎了一碗人參湯吃下去，到第二天就好了些。

從此天天人參燕窩調養，不到半月，竟已精神如舊。臉上白裡泛出紅來，色如桃花，比初到時更加俊俏。這日小翠早晨對鏡梳頭，小釵坐在旁邊細細的瞧他，忽然笑道：「姐姐，你近來越發標緻可愛得很。只可惜晚上不肯叫我心肝好哥哥，到底還有些見外的意思呢。」小翠啐了一聲，小釵還待要和他調笑。

只見看後園二門的家人媳婦來回說：「外邊逃了一個大姑娘來，要求王爺救命的。」小釵聽了「姑娘」二字，心花都開了，忙問：「生得俊不俊？」媳婦回說：「生得很俊，大模兒像淡姑娘，還要好瞧些。」小釵便站起身迎將出去，叫聲「快引他進來！」不多一會，果然有個姑娘，窈窕身材，鵝蛋臉，散發披頭，一路的哭進來。媳婦子指著小釵向他說：「這位就是我家千歲爺了。」姑娘聽說，便雙膝跪下磕著頭，只叫「千歲爺救命！」小釵慌忙抱他起來，就在樹底太糊石凳上坐下，把他放在膝頭上，兩手替他揩淚，挽發。口中問說：「你為什麼事這般著急？有我做主，儘管為說與我聽。」那姑娘才說道：「我家父親叫葉正茂，就住在這

園西邊。向來開鋪面做生理的，因為折了本，今年改就個蒙館教書度日。我名叫瓊蕤，今年十三歲了。早晨在門前和新中秀才的藍相公說笑了幾句話，誰知父親回家來吃飯碰見了，罵開了藍相公，把我打了許多嘴巴，還拿條麻繩要勒死我。剛好門外叫道：「葉先生，快到館去！你家兩個學生在那裡捅刀子哩。」父親就把我交給母親看管，等回來定要處死的，自己忙忙的上館去了。母親怕父親的性氣暴躁，真個要送我的命，才叫我逃進園來求恩救命的。」小鈺笑道：

「這有什麼大事？容易，容易。」就抱了到他怡紅院內房，叫宮女舀了香湯給他洗澡，又叫取些新裙襖好首飾替他更衣梳頭。

又傳了管家婆來，叫「吩咐女巡捕官，拿我個名帖，告知後園西鄰教讀的葉相公，說他家姑娘逃在我園裡，老太太瞧見了很喜歡他，留他逛幾天就送回家去，別難為了這小孩子。我們王爺還要照看他，給他對一頭好親，連丈人丈母通有好處的。」

婆子答應了，即刻傳話出去。不多一會，來回說：「說過了，這葉先生感激得很，現在府大門外碰頭謝恩。」小鈺說：「罷了，先賞他兩個元寶，叫他回去。遲幾天我處自會打轎送回去的，不用惦記。」管家婆又忙答應，出去了。

小鈺才進房來，恰好小翠坐在外間冷冷兒的說道：「二爺恭喜，來了一位絕色佳人，真正是天落饅頭，造化造化。」小鈺忙陪著小心笑說：「那裡跟不上你，你才是絕色呢。」就拉了小翠的手進內房來。見瓊蕤已經洗過了澡，換上新衣，正在那裡梳妝，忙站起來和小翠見禮，十分恭敬。小翠總有些不輸服，怔怔的坐著，口也不開。小鈺看他梳完了頭，便叫快些擺菜斟酒，替他壓驚。就拉小翠同坐，小翠道：「我不愛喝酒，失陪了。讓你們兩位新人好細細的敘情……」正在拉扯，只聽見宮女報導：「各位姑娘們來了。」小鈺看時，只見眾姐妹一擁的進來，都說：「要見見大王帳下新收的美人。」小鈺就叫瓊蕤一一打足全請安，藹如笑道：「很像一個人。」彤霞笑道：

「我說像一隻狗。」淡如罵道：「放屁，像一位仙人！」舜華道：

「第一是眼睛相像，但他的太露了，恐防壽數差些……」話未說完，有個老婆子來說：「太太、奶奶們聽見園中逃了一位姑娘來，要叫去瞧瞧。」小鈺沒奈何，只得帶他到上房來。磕過了頭，各位太太、奶奶都說他人物俊俏，禮數周到，說話對答也甚伶俐。很喜歡，各賞了他些釵環綢緞，叫小鈺派個婆子送他回家去，別叫他母親惦記。小鈺應了一聲，同著出園來，眾人各已散了。

小鈺就和他並坐喝酒，又差丫頭去請小翠。丫頭來回說：

「翠姑娘躺在炕上哭，不肯過來。」小鈺只得親身過去安慰了一番，又輕輕說道：「今晚暫且失陪，明晚就來相伴。以後一人一夜，決不冷落你的。切莫煩惱。」小翠啐了一聲，道：

「我惦記母親，心上煩悶，何曾有什麼別的意思？二爺別多心，快去伺候新人罷！」小鈺笑笑，回到臥房，扯著瓊蕤同衾共睡。